

著等因加  
譯

在西班牙火線上



西班牙大國上

上

在西班牙大國上



在西班牙火線上

F·皮加因等  
李蘭譯

版初月六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 上線火牙班西在

(有所權版)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者

上海環龍路  
北雁出版社  
一〇六弄六號

經者

李

蘭

~~分五角六價實~~

角五

## 譯者序

本書所以成了現在的形式，完全是因譯者想實現如下的兩種企圖：第一想儘量將西班牙戰爭的全景展開在讀者眼前，因此在正文報告文學「在西班牙的報告者」之外，又加上了內容豐富而新鮮的一篇通訊，一篇速寫，一篇短篇小說和二十三幅插圖。

譯者的第二個企圖，是想儘可能將報告文學的作法顯示給讀者，例如它的簡而扼要的理論（沈起予先生譯的法國有名報告文學家安得列·馬爾洛寫的報告文學的必要一文），它的美好的範本（本書正文報告文學在西班牙的報告者），以及它與其他的文體的區別，附錄中的通訊、速寫、短篇小說各一篇就是因此加上的。

在我國現在這樣的大動亂的時代中，不知有多少最宜於作報告文學的題材，而也不知有多少人正在那裏想表達這些題材苦無適當的方法。倘使本書的問世，能多少給

2 這些人一種提示，使中國能產出幾部偉大的報告文學，那便是譯者所萬分切盼着的。

一九三七，五，十五於上海

## 報告文學的必要 (André Malraux 作)

沈起予譯

今日的小說家沒有讀過報告文學的人幾乎沒有。沒有在報告文學上感着有新的小說形式在成長着的人也幾乎沒有。然而，對於報告文學不曾很快地就放棄了希望和期待的人則少得很。

可是，從巴爾札克到左拉，報告文學常是成爲法國小說中的強有力的一線而繼續着的。

卽在美國或俄國，小說（虛構 = Fiction）已經漸次成爲無力量的東西。因爲小說（虛構）過度地支配了十九世紀的原故，我們竟至於在現實的超越，現實的游離中間看着了藝術的觀念。列池及其他的人把小說（Roman）裝進到自己備忘錄（Memoire）中去，有些人又把備忘錄掙了出來，說這是小說。

然而，自從人們理解了藝術家如何地使用現實世界以來，自從以直截的言語爲舞台的藝術代替了安居於隱喻(Metaphor)上的藝術以來，趨向真實的意志才開始發現了它的力量。

報告文學的「實際的」力量，在乎全面地拒絕現實的逃避，即所謂最進步的報告文學形式（如托爾斯太的小說那樣），乃是由於知性和感性而獲得的正確的「現實把握」之謂，有時自然也不免要刺激意識趨向現實，而結局決不是屬於想像世界的創造。

假如說，藝術的目的是在乎破壞真實，則報告文學家的存在，將成爲無意義。但，假如說，藝術的目的是在乎使兩個事實（非兩個言語）最直截地接近起來，以作「創造」的話，則報告文學家便能開始發現自己的力量和意義。這件事，在電影製作者的場合也能同樣說的。

其次，在報告文學中，對真實的關心比真實自身還更重要。亞爾培·龍得爾完全像



小說家一樣，從不斷地構成起來的許多事件中創造出了許多的人物，便是顯明的事。亞爾培·龍得爾在法國的報告文學作家中算是最優秀的一人，可是，我覺得與其晚年比較起來，反是他的初期作品的「技巧使用」來得少一點。在新的雜納主義（*Journalisme*）或維阿里斯的安南·SOS、基希的作品以及愛倫堡的文章中，最足以牽引我的心，乃是「對人物的探求已經不成問題，而成爲問題者乃是對事物的探求」的事。

小說家創造了人類的「心理的宿命」，報告文學則不能不將沉重地覆蓋在人類自身上的宿命加以暴露，加以整理，加以把握。

在安南·SOS中，A·維阿里斯描寫了一個西貢的監獄長。這監獄長一面罵着「骯髒小潑皮」的話，一面在死刑囚昂南的頰上痛打着耳光。這種表現，祇有由包圍着監獄長的周圍的一切之物，由這些東西所包含着的東西等，才能顯出意義來。在這個光景中，其所以能感覺着一個偉大的小說，一個活鮮鮮的偉大的小說者，乃是因爲藝術的新形式常具有一個意志的原故。巴爾扎克對其作品中的人物各給以一個歷史的關度

(Dimension) 而創造了近代的小說。假如有一個拿破崙在這些人物的境遇中過活的話，他也將具有格蘭德或波皮諾等那樣的強烈的性格的罷。個人的這種「擴大」所給與當時代的小說者，那便是「正確的暴露」所具有的貫通一切的力。而這種「正確的暴露」也就是報告文學的力了。「寫」的技術，在於「發現」之中。基希或愛倫堡那樣的一切的蘇聯作家們之能使分散的情報美麗地結晶起來，能創造出藝術作品的可能性者，就在乎他們的革命性的抗辯。對大戰後的世界加以造型的評價的事，已經告終了，自從聽了機械主義者的聲音（不僅是聲音，連他們的叫囂也時時被聽着的）以後，這世界的背景完全變混沌了。現在報告文學的時代來了。可是報告文學的作家，應當常與自己的真實一同存在。

（附記）這一篇是從日本中村通介的譯文重譯出來的，道本是Andree Viollis 所著安南（S.O.S.）這書的序文中的一節，手頭沒有原文，暫時只能這樣就算了。

## 「我加上我的見證……」

Ralph Bates

我已要求F·皮加因讓我給他的書加上我的見證。你們只能把我看做一個小說作者在發言，而不能把我看做一個政治家，並且實際上我也不是政治家。

我所能尊敬的我內面的一切——這是我自己的平靜的良心——我的一切感情與熱情，一切的堅信，以及我身上的每一個神經與細胞，都在努力要你們非看這一悲劇不可。我的意思是指，歐洲德謨克拉西政府們底錯誤或犯法的，悲劇政策。這悲劇政策逼得只有可憐的武器或簡直是赤手空拳的男女們爲了他們的德謨克拉西，而對那些全副武裝並又時常有法西斯的列強們來增援的專門的軍隊的勢力抗戰。

I  
數星期前，我站在巴塞隆拉的醫學總部，一個劇院的頭等包廂裏，與醫學參謀長，愛格得談話。幾分鐘內，他把我引到一個受傷者面前，這是一個船塢工人，他曾用一塊釘上

釘子的破窄板子作爲他僅有的武器，由來福槍，機關槍，與大噸的砲火中衝過。那時這位船塢工人的傷處尙未復原，但他已準備拿一桿舊而有毛病的散彈銃上亞拉根前線去了。

請你看看你的西班牙地圖。整個的加泰洛尼亞現在已和平無事，或者說是陰慘地沉靜着。幾天前我在那兒時，看見玉黍蜀已吊起候熟，稻已收割，並已在打穀機上打過；隨後便是揚穀了，把穀揚在風裏，使飽滿的穀粒完全由糠殼裏脫出來。以往這種工作，從來不叫孩子們做，可是今年，孩子們就正幹着這種工作。男人們，帶着他們的散彈銃，則正在保衛那種和平，那種陰慘的沉靜。

或者你們已讀到過關於革命的事，講不定是在我所寫的書中讀過的。你們一定以爲加泰洛尼亞的生活紊亂極了。但我告訴你們：連物價也並沒怎的抬高，工廠都在開工，生活，只是一種受威脅的生活所能有的限度，是正常的。因爲整個的加泰洛尼亞是一條心。

要是我已把真實的情形告訴你們，你們還會相信，這些工人是在一種外國來的精神上的統治者之下受難嗎？他們是被名叫「赤色」的黨徒們所壓迫，誘騙，而違反他們的意志將他們逼上戰場的嗎？

在皮里尼斯 (Pyrenees) (註一) 的最小的山間村落裏，在低山地的市鎮裏，在平原上的城鎮裏，這些地方都有織布機在橫街上軋軋作響，穿着工人制服的勞働者們站在堡壘旁，等待着，或者已用散彈銃武裝起來。在 Espot, Escalo, Tremp，在 Ribagorzana 各處與 Pallars 在 Lerida (註二) 各處，而甚至在巴塞隆拉 (註三) 本府附近，我也看見了這種情形。這些人不能買來福槍，因為你們阻礙了他們。可是你們並不會將意大利與德國的飛機由空中喚走。它們在那些不深的坑上吼着，坑中則躺的是

註一：皮里尼斯乃法國與西班牙之間的一條山脈。

註二：這些地方都在加泰洛尼亞省境內。

註三：巴塞隆拉乃加泰洛尼亞的首府。

拋下了他們的打穀機帶着散彈銃而來的有傳統的人們。在加里提拉也是與這同樣的情形，皮加因就看見過。

我的記憶回到了亞芳索(Alfonso)(註一)王室的Berenguer統治西班牙的時代。正在帝室傾覆之前，一整年間，我在那廣漠的，幾乎無人知的，西班牙的「隱蔽着的」可底勒納山脈(the Cordilleras)中，一月復一月地走了一千二百哩，以期明瞭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我敢說，我對於西班牙的牧人，種橄欖的人，種地的人，以及農人等的生活，比那些我所遇着在口頭上講着一種「光榮的西班牙的傳統」以及西班牙的法西斯戰士們，更爲明瞭得多。我相信，我知道他們的真正的傳統，我知道橄欖是怎樣生長的，酒是怎樣釀成的，軟木樹是怎樣收割的，以及採無花果和放牛時唱的是什麼歌。我知道，因爲我已跟着他們走過，羊羣在夏天是循着怎樣的老得難以記憶的道路，由那灼熱的平原而到山上去。我知道這些有真正傳統的人們是爲那一方面在作戰。我記得我聽過一個耕地的歌，這歌的詞句，橄欖園地(註二)中有。這歌是一面如骷髏的人，Navalonguilla

——亞費拉省 (Avila Province) 的一個極窮的村莊——的一個憔悴而老邁的耕  
地人唱給我聽的。他那歌曲的詞句和音調，他那犁的整個樣式，以及他運用手的技巧，都  
是由中世紀所傳下來的。(註一：乃西班牙二皇室之一)

這兒在我的記事簿中，就記着有我們是怎樣談話的：「老哥，請問你一天收入多少？  
我這樣問你，很不好嗎？」

「你問並沒有什麼。我賺兩個拍色塔一天。」在當時，他的兩個拍色塔是衣與食的  
代價。實際上恐怕只有一先令六便士。(一拍色塔值十便士)

隨後到了晚上，一方面由一個共同用的瓶裏喝着黑酒，由一個共同用的碗裏拿出  
肉片來喫，我們便談到了未來的日子，談到了駕騾馬的人和一個到處走着補鍋的人，以  
及農人們的事。在那間廚房角上，便有一桿散彈銃。當我們正在爭辯時，那個唱了「犁的  
本分與耶穌的熱情」的人，把散彈銃握在胸前而發誓他已準備犧牲他的性命，以趕出

那些給他兩拍色塔一天的人們。說不定，他現在已犧牲掉他的性命，因為你們使得他只能用一枝散彈銃來抵抗坦克車，砲隊，以及轟炸的飛機等。

這究竟是什麼意義呢？在西哀塔莫，農人向進軍的工人們要揚穀的機器。幾年前，我見過 Javierrelatre，這是高亞拉根 (High Aragon) (註一) 的一個村莊。在那一年前，Javierrelatre 曾有過一次飢荒，原因是沒有風括起來揚穀子。難道你們以為西班牙的軍隊，那些沒有法國的援助，便不能戰勝利弗 (Riff) (註二) 的武裝的莫洛哥人，沒有意大利的援助，便不能克服西班牙的徒手工人的，既腐化，不忠，而又目不識的將軍們——難道你們以為這些人，和銀行家，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以及主教們，對於那些揚穀機的事能理解嗎？一個近代的西班牙的希望，乃是即使不括風，人民也不致受飢饉，而工人們所防衛的，也正是這種希望。可是你們的錯誤政策，已宣佈他們只能用散彈銃來作防衛。

註一：亞拉根乃昔日西班牙東北部一王國，即現在的 Huesca, Saragosa, Teruel 三州的地方。

註二：這是義大利地中海海岸平行的莫洛哥的山脈。



# 在西班牙火線上目次

譯者序

報告文學：在西班牙的報告者…………… Frank Pitcairn 一一五

西班牙，爭自由的戰場（通訊）…………… Nicola Ferretti 一六一—一六五

由瑪拉加出亡（速寫）…………… Cuthbert Worsley 一六六—一七二

民團（短篇小說）…………… Robert Westerby 一七三—一八二